

百万后宫迷翘首以待的续集，诸多出版商竞相争夺的书稿
流潋紫，蛰伏一年，精雕细琢，扛鼎之作《后宫六》再度出击……

后宫

甄嬛传

六

流潋紫◎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后宫



甄嬛传

流潋紫◎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宫—甄嬛传六 / 流湫紫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229-00281-7


I. 后… II. 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9823号

后宫——甄嬛传六

HOU GONG —— ZHENHUAN ZHUAN LIU
流湫紫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李 楠
责任编辑: 陈小丽 万会海(特约)
责任校对: 郑 葱
装帧设计: 章 英 王 琦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50千字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0281-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CONTENTS
录

- 第一章 却教移作上阳花 · 1
- 第二章 暗香澹度玉玲珑 · 9
- 第三章 寥落悲前事 · 15
- 第四章 支离笑此身 · 24
- 第五章 几重云深费思量 · 30
- 第六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 · 36
- 第七章 云破月来花弄影 · 43
- 第八章 惊鸿宛转掌中轻 · 51
- 第九章 花好风袅一枝新 · 59
- 第十章 翠袖倚风萦柳絮 · 67
- 第十一章 秋入病心初 · 74
- 第十二章 安得朝阳鸣凤来
(上) · 80
- 第十三章 安得朝阳鸣凤来
(下) · 86
- 第十四章 流言风霜扰纷纷 · 92
- 第十五章 迟迟钟鼓初长夜
(上) · 99
- 第十六章 迟迟钟鼓初长夜
(下) · 105
- 第十七章 风弥霜落掩平生 · 112
- 第十八章 脸容初断故人肠 · 119
- 第十九章 花落人亡两相知 · 126
- 第二十章 谁怜我为黄花病 · 135
- 第二十一章 欲将心事付多情 · 143

- 第二十二章 蓝田日暖玉生烟
(上) · 149
- 第二十三章 蓝田日暖玉生烟
(下) · 155
- 第二十四章 绰约新妆玉有辉
· 161
- 第二十五章 不识鸳鸯是怨央
· 168
- 第二十六章 新妇红颜愿霓裳
· 176
- 第二十七章 曾是惊鸿照影来
· 184
- 第二十八章 澄江一道月分明
(上) · 190
- 第二十九章 澄江一道月分明
(下) · 196
- 第三十章 新酿梅子应春来
· 203
- 第三十一章 犹记年少春衫薄 · 209
- 第三十二章 春时无限歌衫翠 · 216
- 第三十三章 隔叶黄鹂空好音 · 223
- 第三十四章 六宫粉黛皆颜色 · 229
- 第三十五章 三千宠爱在一身 · 238
- 第三十六章 情疏迹远只香留 · 244
- 第三十七章 瑞脑香消魂梦断 · 252
- 第三十八章 桃花欲谢恐难禁 ·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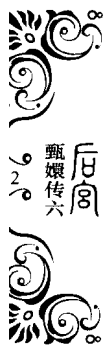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却教移作上阳花

却教移作上阳花



礼毕已近黄昏时分，丝竹声悠悠扬起欢颂之调，我与徐婕妤各自回宫更衣，准备夜来的合宫夜宴。

因夜宴多为宗亲内眷，也不必按品大妆，只雍容华贵即可。劳碌整日，予涵和灵犀赖在乳母怀中贪婪吮吸乳汁。我偷闲眠了一眠，又重新叫浣碧匀面梳妆，槿汐则将各府公卿送来的贺礼一一清点。

槿汐笑道：“东西自是上好的，如今各府里忙不迭地要奉承娘娘，敢不挑最好的送来么？还怕娘娘看不上眼。”

双手浸在淘澄净了的玫瑰汁里润润，赤金牙云盆里漾着红艳艳的香汁，愈加衬得纤手明白如玉。花宜拧了一把浸透了玉兰花汁的热毛巾给我敷脸，清洁的芬芳叫人身心松快。我闷在毛巾里道：“槿汐眼光极佳，只拣你看得上眼的告诉本宫。”

槿汐徐徐道：“晋康翁主府送的是一套十二把的泥金真丝绡麋竹扇，奇在那竹骨触手生凉，跟玉似的。”

“胡昭仪事事不肯落人后，她的母亲自然也是一样的。”

槿汐又道：“平阳王府送了一套孔雀式样翡翠珠链，颗颗翡翠珠浑圆通透，十分均匀，雕作孔雀的翡翠色泽又绿又润，做工和成色都是上上品。”

“九王哪有那个心思留心女儿家的东西，那是庄和德太妃肯费心。这样的好东西，想是先皇积年的赏赐。”我停一停，“稍后把本宫那串金丝香木嵌蝉玉珠送去德太妃那里，就说本宫谢她的心意。”

槿汐答了声“是”，“还有一双沛国公府送来的文犀辟毒箸是极好的，虽说银箸也能测毒，却远不及这个稀罕了。”

我擤下面上的毛巾，冷笑道：“用毒之人最是狠毒无比，防不胜防，到底沛国

公有心思。”

我蓦地想起一事，“可是沛国公尤家？”

槿汐点着礼品单子，转首笑道：“除了他们家，哪还有别的？”

我微微沉吟，“他家的小姐尤静娴，原是要指给六王的那一位，不知出嫁了没？”

小允子笑着上前道：“这个奴才可知道。还没有呢，尤小姐一心思慕六王，死活都不愿出阁，至今还耽误着呢，都成老姑娘了。”

我心口一紧，瞥一眼在旁拣选衣裳的浣碧，暗暗摇头。偏生浣碧耳尖听见了，为我拣过一袭暗朱色金罗鸾鸾华服在身上比一比，冷笑道：“以为等成老姑娘便能嫁与六王了么？天下倾慕六王的女子那么多，王爷连她的眉毛鼻子都没看清过吧！”

小允子尚不知浣碧为何动气，不由暗暗咋舌。我看一眼小允子，“去打听清楚了么，皇后今日用什么首饰？”

小允子打一个千儿道：“打听了，纯用赤金。皇后已经更衣，准备着出门了。”

我淡然点头，“那就好，本宫也无意和她在今日冲撞起来。”趁着浣碧为我更衣的间隙，我轻声道：“方才为何动那么大气，说话也忒刻薄了些。”

浣碧别过头道：“奴婢便看不得她这副样子，生怕人不知道她等着六王似的，叫王爷难堪。”

我轻叹一声，“她也可怜，好好一个公侯小姐。”说罢更衣毕，只斜倚在贵妃榻上，套上海水玉护甲道：“贺礼来来去去就这么些东西，那些寻常玩意儿收起来留着赏人。”

品儿半蹲着为我佩腰带上的香囊，笑着凑趣说：“别的也就罢了，只一样，清河王送来的珊瑚手钏，奴婢瞧着精致得不得了。”说着递过来打开，攒金丝海兽葡萄纹的缎盒，洁白的雪绢上静静一串殷红如血的珊瑚手钏，粒粒浑圆饱满，九连玲珑状，宝光灼灼似要灼伤人的眼睛，微微一动便是流丽的红光游转。刚一触目，心中一阵绞痛，拾在手中细细把玩。玄清，玄清，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我怎会不懂得？怎能不懂得？

心中想着，手上已不自觉将它套在腕上，淡然道：“起驾，咱们去重华殿。”

我被众人簇拥着徐徐步入重华殿内，皇后早已端坐在玄凌身旁，正红色绯罗蹙金刺五凤吉服，一色官妆千叶攒金牡丹首饰，枝枝叶叶缠金绕赤，捧出颈上一朵硕大的赤金重瓣并蒂牡丹盘螭项圈，整个人似被黄金镀了淡淡一层光晕，中宫威仪，十分华贵夺目。我着次一色的玫瑰红蹙金双层广绫长尾鸾袍，通身只用蓝田脂玉装饰，轻灵中不失厚重。贞贵嫔用更浅一色的绯红蹙金银绣宫装，玉色印暗银云纹流畅的姿态愈加显得只以碧玺装点的身姿飘逸。除此，在座嫔妃内眷



皆不得穿红，连相近的橘粉之色亦不允许。

岐山王生性好色，近年来每每宫宴总不携正妃出席，身边相伴的皆是貌美如花的年轻侧妃，他亦深以此为傲。清河王与平阳王皆是孑然一身，各自饮酒而已。我的目光轻轻与他一触，旋即低头，笑盈盈向玄凌问安。

玄凌拉过我的手，神色亲厚，附在耳边低笑道：“你穿什么都是最好看的。”

我睨他一眼，掩唇低笑，“皇上最会哄臣妾。”

说罢饮酒开宴，歌舞如云。觥筹交错，宴饮至尾，我已经觉得酒气上涌，满面皆是春色，一旁贞贵嫔更是不胜酒力，玉蛾倾颓。我倚在玄凌身侧，轻声道：“贞妹妹已然薄醉，皇上今晚可要好好照顾妹妹。”

玄凌在衣袖中握住我的手，唇角还残留着“玫瑰醉”的嫣然之色，含笑低声：“朕想去柔仪殿。”

我推一推他，婉声喁喁，“贞妹妹产后怏怏，皇上且多陪陪她吧。天长地久……”我婉然看他一眼，声音越发柔腻，“臣妾不争一时。”

玄凌淡然一笑，侧首低低向贞贵嫔耳语几句。贞贵嫔颊生红晕，如绽放的月季，盈盈含笑。

眉庄因身子疲乏，晚宴至半的时候便告辞回了棠梨宫歇息，我一时放心不下，便想往棠梨宫去。

四帷金铃翠幄软轿已在外头候着，夜风一吹，只觉得两颊滚烫上来，头晕目眩，脚下也虚浮起来。骤然手臂一暖，只听一把清凌凌的声音笑道：“那梨花白入口清甜，后劲却大。娘娘想是酒气上来了呢，还是走走好，坐轿越发要头晕了。”那声音虽清冷似冰珠，然而带着浓浓笑意，入耳又甜又滑，直教人想要沉溺下去。

我方要回头去看是谁，却听浣碧不咸不淡道：“泔贵人安好。”

泔贵人穿着木兰青双绣缎裳，桂子绿齐胸瑞锦襦裙，一枚银丝盘曲而就的玲珑点翠草头虫镶珠银簪，十分素净淡雅。我见惯了她素日浓妆冷艳的姿态，乍然一见亦觉惊艳，然而心头一突，骤然想起旧事，不动声色推开她的手，道：“泔贵人也要离席了么？”

她粲然一笑，贝齿分明，“今日是娘娘的好日子，娘娘都要让爱于贞贵嫔，嫔妾怎能这样没眼色。早早回去抱我的团绒歇息便了。”

她说起“团绒”，我心下愈觉奇怪，不由暗暗定神，笑道：“贵人的团绒极是可爱，不知长大了些没有？”

泔贵人浅笑盈盈，“娘娘若有兴致，不如移步去嫔妾的绿霓居坐坐，只不知娘娘肯不肯赏脸？”她口中说笑，一双凤眼似一对黑曜宝石，暗暗流光溢彩，不胜妩媚。她停一停，道：“只是娘娘动辄无数人跟着，兴师动众，只怕把嫔妾的团绒给吓得不敢吭声了——团绒最妙便是它的叫声呢！”



我听她有意无意提起那夜之事，心下更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索性笑道：“今晚夜色如醉，这样好的月色，不乘兴同游实在是辜负了。难得贵人有这样好的雅兴。”我转头吩咐小允子，“不许跟着来，本宫去滟贵人处坐坐。浣碧来扶我。”

我向来言出必行，小允子他们自不敢相劝，浣碧素来不喜滟贵人，一径扶住我的手，三人逶迤前行。

绿霓居偏僻，原是玄凌意欲滟贵人避开后宫诸人才择了此处。太液芙蓉未央柳，此时芙蓉花皆已凋尽了，唯余柳色曳地纷纷，凝住时光里最后一抹苍绿。柳色愈翠，愈觉秋凉伤感，可以想见来日枝条光秃的荒芜景象。

皓月临空，浮光霏霏，行过水仙桥便到了芦雪榭，芦雪榭一带芦花正茂，在溶溶月下如雪如银。此处与绿霓居已经不远，周围寂寥无声，不见人影，朱缎镶着珍珠的云丝绣鞋踏在被露水润湿的甬道上，连着裙裾碰触的声音，沙沙轻响。面前一角太液池水被月光投注下温柔的颜色，泛着清淡的波光，岸边芦花纷扬似大朵的雪花，看得我心底渐起凉意。

不知甘露寺长河边，芦花是否依旧？

记忆纷叠的瞬间，喉头骤然一凉，一把银亮的薄锋小刃已无声无息贴在颈边，映着浣碧的大惊失色的脸，滟贵人笑靥如花，“娘娘别小瞧这把匕首，可是波斯进贡的珍品。从前嫔妾驯兽时被一头不知好歹的豹子所伤，嫔妾身子康复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潜入豹苑，偷偷割断了那头豹子的喉管。娘娘可也愿意试试？那豹子的血又热又腥，十分黏稠。娘娘是大美人，不知您的血是怎样的呢？可如你的心一般冷冰冰没有温度的？”说罢娇媚地横一眼浣碧，“碧姑娘若不小心叫起来，我手里的匕首也会不小心割断淑妃娘娘的喉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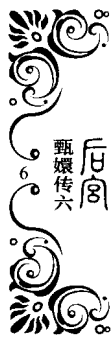
浣碧的惊呼被生生吞进喉中，我怒极反笑，强逼着自己的身子纹丝不动，“何必吓唬浣碧，你千方百计把本宫骗到这里，又许浣碧一人跟着，自然有万全之策。何况这里偏僻，你根本不怕有人听见。”

她眼波欲横未横，似宛转的流波，轻轻“嗯”了一声，“娘娘好聪明，所以嫔妾即便在这里失手杀了娘娘和您的侍女。前头再走数百步便是交芦馆，嫔妾大可推到与您结怨已深的祺嫔身上去，嫔妾自担不了任何干系。”她“咯咯”一笑，“反正祺嫔想杀娘娘的心也不是一日两日了，嫔妾只当成全她。”

匕首贴在喉头有冰冷的凉意，只稍稍一用力便能要了我的性命。我逼迫自己静下心神，微微含笑，“难道滟贵人与本宫不是结怨已深么？否则那日在永巷何必使团绒引了那么多猫来要本宫和腹中孩儿的性命，只是本宫命大罢了！”

“娘娘已经猜到了么？”她说话间香风细细，嫣然百媚，“娘娘耐心真好，既然一早猜到，还能隐忍嫔妾那么久，是嫔妾低估娘娘了。”

鬓边簪着一只硕大的白玉薄翅蝴蝶，风动，细细的触角相碰有玲玲的响动，



我淡然望住她，“不是你低估本宫，而是事情已然过去，本宫也不想为难你一片痴心——你已是皇上的宠妃，若因清河王而杀本宫，未免太不值得。”

她的神色微微一变，眸中的腾腾墨色愈加深沉，牢牢盯住我道：“你知道了？”

我打量她周身碧青的衣衫，坦然回视着她，“贵人终日只着青色衣衫，爱合欢花胜过自己性命，兼之有人告诉我，昔年你孤苦垂死之际，是他请太医来救的你。王爷慈悲心肠，安知自己救了一个蛇蝎女子，若王爷此时知晓，不知心下作何想法？”

我话音未止，浣碧神色倏然大变，怒道：“最毒妇人心！难为王爷昔日苦心救你，你竟敢如此戕害小姐！”她豁地一口唾在浣贵人面上，“你如此蛇蝎心肠，也配喜欢王爷么？”

唾面乃是奇耻大辱，浣碧激愤之下不顾后果，一时自己也惊住了，顿时面色苍白，仓皇地瞧着我。浣贵人若无其事地拭去面上唾液，低笑一声，“怎么方才你家小姐说我害她之时你不曾激怒，一说起王爷便如此情急。”她悠然扬眉，眼角生春，“碧姑娘只着碧色衣衫，碧色同于青色，不知是否与我同一缘故呢？”

浣碧满面晕红，大是羞赧，狠狠道：“妖孽女子只会胡说八道！”

“我是妖孽，淑妃娘娘岂不成了妖孽之首？”她施施然靠近我，唇角扯出一丝狠决之意，“既有甘露寺的缘分，娘娘何必得陇望蜀、贪心不足，施媚重回皇上身边。果然娘娘眼中，天家富贵胜于他的倾心！”她眸中有雪亮的鄙弃与恨意，“嫔妾自识王爷，从未见他有如此真心欢悦的时刻，也从未见他那般伤心。从娘娘回宫时嫔妾就开始疑心，直到那一日中秋家宴……”

“那天在树丛后偷听的人是你？”

“嫔妾留心王爷行踪已久，那一日又机缘巧合。”她横我一眼。“果然是你！”她瞥一眼浣碧，大为不屑，“你觉得我不配喜欢王爷，难道淑妃就配么？她空有如花皮囊，不过是无情无义之徒，尚不如御苑猛兽还有念旧之情！我杀了她，不过是叫世间少一个无心之人罢了！”

“所以你在永巷中唆使群猫？”

她不以为意，仰起线条优美的脖子，“王爷为你如此倾心牵挂，你竟为贪图富贵攀附皇上，还有了他的孩子。你所有倚仗不过就是这个孩子罢了，我便要叫你没了这孩子重受冷宫之苦，教你日日夜夜痛哭后悔！”

浣碧惊悚低呼：“你疯了，你若让这孩子没了，你便是杀了……”浣碧惶然住口，怒道，“小姐当时有八个月的身孕，万一母子都保不住，可是三条人命！小姐若死了，王爷他……”浣碧双拳紧握，“那你便等于要了王爷的命！”

浣贵人微微一怔，眉间微有不忍之态，很快掩饰了下去，道：“死了便一了百了，省得王爷再牵念这般无情之人。”天际云遮掩过金黄月轮，池边的菰叶菱角清

香四溢，浓光淡影，波光粼粼，笼罩在一片银色的光晕中。“清河王……”她的唇角因这个名字而有了温柔的弧度，眉眼亦有柔和的神采，“他虽是天潢贵胄，其实与我一样都是孤苦无依之人。这些年来，唯有他对我好，肯怜惜我。在御苑时人人对我呼喝打骂，驱之若兽，从来没有人把我当人……即便如今，宫中上下何人不视我为妖孽祸水，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唯有他……”她眼角有晶莹的一点光亮，似对月皎人凝在腮边的明珠，“所以任何让他伤心的人，我必杀之而后快。”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我轻声道，“你杀了我、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他都不知道，甚至你还要把一切推到祺嫔身上去，岂非白白为他做了那么多？将来他恨也好，感激也好，都是对祺嫔而不是对你，你的一番心血岂不辜负。”我心下一沉，“而且你明知道的，杀了我，他会恨你一辈子！”

她唇角轻扬，眼底骤然闪过一丝凶光，右手不动，左手猛一用劲，把站在一旁的浣碧用力推了出去。浣碧大惊之下不觉惊呼，耳边有飒飒的风声刮过，一个黑影悄然跃来，衣袂轻扬间，已把浣碧牢牢接在怀中。

滢贵人轻笑一声，“王爷可别抱错了人。”她倏地把手中匕首一抛，将我用力一推，推向那人怀中。我脚步一个趔趄，已被温暖的怀袖接住，熟悉的杜若气味扑面而来。我深深一怔，仰起头，以我落去惊悸的眼接纳了他清明简净的脸。一绺鬓发从碧玉金冠中逸出，更添一抹清逸风姿。他一手早已放开浣碧，扶住我道：“没有事吧。”

他的语气温暖而关切，叫人如沐春风。我不敢贪恋这样的温暖，即刻站稳离开，欠身道：“多谢王爷。”

滢贵人顺手折过一枝鹅黄的月季簪在鬓边，临水照花，意态娴雅，“大家都是明眼人，娘娘何必再故作矜持。”她转首，面有戚戚之色，“原来不管她怎样对你，你都是这样真心待她好。”

浣碧微有呜咽之声，恨然道：“王爷，她方才拿着匕首要杀小姐，连上次小姐在永巷早产，也是她唆使猫去撞小姐的肚子！”浣碧面色发青，惊惧之色未减，“王爷，她是疯子！”

玄清素来舒展的眉头遽然皱起，“澜依！”他的口角利落而干脆，没有分毫感情的牵连。

叶澜依纤手微摆，卷着鬓边垂发，“王爷不要生气！”她的语调凄苦如晦，笑靥却和鬓边月季一般明艳夺目，叫人为之神眩，“不到这一刻，我始终不能死心。”她停一停，“我早猜到，若我遣开淑妃身边一众宫人，王爷不能放心，势必会远远跟随。”

玄清怒气未减，双眉紧蹙，把我牢牢护在身后，掷地有声，“你若伤她，我必然不顾昔日之谊。”

我望着他颀长的背影，知心长相重，如是情意，我除了珍重放在心间，别无



他法。

月色如一掬清水，悄然轻泻，拖出细细长长的人影。远处水红色的宫灯明明如遥远的星子，风吹着身旁的柳枝轻颤，月亮也仿佛有些悬悬欲坠。那样柔和的月光，各自默默，所有的情思都掩映在疏眉朗目间。

“她不想杀我。”我轻轻吐出几字，转脸看着玄清，“她若真要我的命，方才不会刀刃朝下，刀背抵着我的要害；在永巷之中，也不会只放一只猫来扑我。甚至，她可以下毒，不必这样明目张胆自己动手。投鼠忌器，你便是她的器。或者，她尚未恨我到要我的性命。”

浣碧皱眉嫌恶，“不会！”

我看着浣碧，心平气和，“因为你知道，即便没有我，清也不会喜欢你。或者……”我微一沉吟，“你只有逼得自己死心，才肯好好在宫里活下去。”

玄清微微不忍，看着她道：“其实皇兄很宠爱你。”

“很宠爱我么？”她清冷的神色在月光下凛冽如冰，触目惊心，“我若不喜欢他，宠爱我不过是囚牢束缚罢了。”她眸中有幽幽的情意，如不尽的春风缠绵着花朵，“王爷，你对人太好。你对我的这一点好或许只是你的怜悯，可是对于我，已是毕生难得的温暖。”她眸光流转，似笑非笑盯着浣碧，“我已经明白，王爷此生再不会爱护谁胜于淑妃。真是可怜！”她幽然一句叹息，不知是在叹自己，还是在叹旁人。

清风拂过，稀疏的花木摇得月影破碎，仿佛谁的心也跟着一齐碎了。

浣碧身子一颤，默然望着湖水出神，“我不过试你一试罢了。”她轻笑，如三月清风拂动檐间风铃，听得人心襟荡曳，不免心意迟迟，“左不过从此以后，我也会尽心护着王爷倾心所护之人，就当报答昔年之恩吧。”

她只身离去，良久的静默，玄清看着我腕上的珊瑚手钏，轻轻道：“你戴上了。”

我轻轻“嗯”一声，月色如霜，照亮洁净的心，愈加显得这手钏盈盈欲滴，像极了心口的朱砂痣。“这是唯一的念想。我能做的唯有如此，再多，便是逾越了你我的本分。”我停一停，平息胸腔内呼之欲出的留恋不舍，“要说的话从前皆已说尽，宫规森严，身份有别，告辞。”

我疾步离开，带动身边花枝簌簌，逃避开他所有的气息。

第一章

暗香微度玉玲珑

暗香微度玉玲珑





浣碧扶着我急急回宫，甫踏入未央宫大门，望见柔仪殿前烛火通亮如白昼，一颗心才渐渐地安定下来。浮生若斯，柔仪殿不啻于一所华丽的拘禁之地，然而又何尝不是我的安身之所。

心绪如扇尚未收拢，却见小允子喜滋滋地迎了出来，“娘娘可回来了，叫奴才好找。李公公来了呢。”

我微微蹙眉，“本宫不过和浣碧往园子里逛逛醒醒酒，凭他什么事，难道候不得一刻么？这样急三火四的。”

小允子笑得合不拢嘴，“还真是了不得的大事，娘娘知道了必定欢喜。”话音未落，却见一个身形娇小的女子直奔向我怀里，双膝一软跪了下去，再抬头已是满面珠泪，唤道：“大姐姐！”

浣碧且惊且喜，低呼一声，道：“三小姐！”

心下蓦地一软，忙将怀中女子一把拉起，几乎不能相信，面前长得如莹玉芙蓉一般的女子竟是阔别十年的玉娆。她身形长了许多，然而眉眼间灼灼神气，一双灵动含烟的妙目，与小时一般无二，更兼与她一照面，直如见了自己年少时的形貌一般。我喜不自胜，连连笑道：“好、好。”话未说完，已忍不住落下泪来。

玉娆忙来擦我的泪，强笑道：“一别十年，如今相见是高兴事儿，大姐怎么反而哭了呢。”说着止泪笑向浣碧，唤了句“碧姐姐”。

浣碧亦是含泪，打量着玉娆道：“三小姐长了好些呢。”

李长在旁赔笑道：“娘娘可别高兴坏了，二小姐也来了呢。”我举目望去，果见殿前廊下，玉姚垂手站立，默默垂泪不止。家中数年来变故无数，比之玉娆，我更心疼玉姚锦绣年华被管家辜负践踏如斯，以至今日依旧未嫁。

我忙上前拉住她手，尚未开口，她已哽咽难言。良久，她才轻轻唤了句“大

姐”。我仔细打量她，虽说入宫相见，也是一色半新不旧的秋香色流云纹褙子，眉眼低垂，神色凄苦，虽依旧是从前温柔文静的样子，人却更沉默了许多，似失了一缕魂魄一般，整个人没有了生气，委顿得如深秋里的垂柳一般。

玉娆轻轻叹了一口气，道：“自从管家……”

我按住玉娆的手，温和道：“我都知道，只是苦了你了。”

玉娆眉心倏地一跳，头垂得更低下去，凄然道：“大姐，我没有……”

我心下不忍，柔声哄道：“都是过去的事了，咱们再不说了，好不好？”

她沉默下去，再不言语。

李长见彼此伤怀，忙上前笑道：“皇上为娘娘高兴，特意请娘娘家人入宫相见，给娘娘一个惊喜。皇上还说了，请两位小姐安心在宫里住下，只当陪娘娘。”

我环顾四周，问李长道：“怎不见本宫父母，他们可也来了？”

李长笑道：“皇上已下旨召老大人和夫人回京，为着叫娘娘宽心，两位小姐日夜兼程先过来了，想必不出几日老大人和夫人也能到京了。”

我冷淡道：“皇上的心意本宫心领了，只是家父乃是罪臣，皇上虽然开恩召两位老人家回来，又有什么意思，倒叫他们奔波劳碌。”

李长小心翼翼赔笑道：“皇上怎能不体贴娘娘的心意，虽没让老大人官复原职，却已叫人修缮了娘娘娘家从前的宅子，请老大人和夫人安心留在京里颐养天年。”

我点头不语，玉娆轻轻哼了一声，大是不屑，玉姚悄悄拉一拉她的袖子，暗暗摇头。

我静一静神，温和道：“皇上此时在贞贵嫔处，你也不必去打扰了，本宫明日自会前去谢恩，你且退下吧。”

李长打了个千儿，笑道：“是。还有一桩事，六王爷说娘娘今日册封之喜，旁的东西也就罢了，只把镂月开云馆上所有合欢花赠与娘娘。王爷说合欢花能安五脏，和心智，悦颜色，娘娘日日折来赏玩也好，熬粥补身也好，总不辜负了就是。”

我心下一动，随即明了，口中淡淡道：“有劳王爷费心，你替本宫谢过王爷就是。”

玉娆轻轻一笑，如银铃一般，道：“这位王爷心思倒也别致，不似寻常俗物只懂送些金啊玉的。”

李长挽了手中拂尘笑道：“三小姐头一日进宫，不晓得咱们六王爷心思奇绝的地方多了去了，何止这一桩别致的事。三小姐往后就知道了。”

我当下也不言语，只执了她二人的手进去，通宵夜话，互诉别情。

次日，我安排了玉娆住在未央宫偏殿的永宝堂，玉姚素日爱静，又不喜见人，便择了最偏僻的印月轩住。

这日起来，正巧眉庄携了采月过来，人未进门，先听得朗声笑道：“听说姚儿和娆儿来了，淑妃好大的面子！”

我笑道：“不过是皇上着顾罢了。”

眉庄淡淡横我一眼，笑道：“在我面前，何须说这些场面话儿。”

我淡淡一笑，“皇上眼里是母凭子贵。”

眉庄轻嗤一声，转身见玉娆出来，不觉一怔，随即拉玉娆的手，连连点头，“多年不见，昔日的伶俐丫头出落成花朵儿似的美人了。”

玉娆含羞低了头，道：“眉姐姐。”

眉庄只作不见，笑吟吟道：“娆儿自幼就和你相像，如今越发是了。”

时光似一江春水东流而去，烙在眉眼间的唯有风霜的痕迹，再无少女时的清纯天真，仿佛一颗蕴藉的珍珠，一切都含蓄缄默了下去。看着玉娆，如看见自己昔日的影子。然而比之我当年，她又更多了一分坚毅和活泼，恰如灼灼耀眼的宝石，流光溢彩。

坐下吃了一会儿茶，眉庄似有心事，望着玉娆怔怔出了会子神，方道：“可去拜见过皇上了？”

玉娆闻言顿时蹙眉，深有嫌恶之状。我知她为昔日甄府变故和我出宫修行之事深怨玄凌，自是不肯去的，于是摇头道：“才安顿下来，也不忙着去谢恩。”

眉庄拈着茶盖，牢牢盯住我道：“我觉着……”她半天不语，只把目光做无意一般掠过玉娆，“说句不怕忌讳的话，娆儿怎么长得有几分傅如吟的品格？”

我心下一动已然明了，不觉震动，强笑道：“人有相似。你是怕皇上看讨厌？”

玉娆好奇，“傅如吟是谁？”

眉庄微叹一声，“皇帝从前的宠妃，后来被太后赐死了。”

玉娆不屑地蹙眉，“姐姐从前是他的宠妃，后来被他害得家破人亡；傅如吟是他的宠妃，到头来也被赐死，可见做皇帝的宠妃可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事。”

我微微横她一眼，示意她噤声。

眉庄眯眸间似拢了一抹淡淡的薄烟，点头道：“傅如吟之事惹了多大的风波，皇上瞧见了生气，厌烦玉娆倒也罢了。只是到底是妹妹，虽说容貌上似傅如吟多些，到底是更像你。皇后姐妹便是双双入宫……虽然皇上身边新得了一个荣更衣，然而不能不防着。”

我心中深以为然，愈加感念她的细心，便道：“她们虽奉召入宫，到底也没有封诰，也不需特地去谢恩了。”

玉娆一听，不觉眉间宽了两寸，笑浮两靥。我不觉看她，沉声道：“喜怒不形于色方是闺阁女儿的修养，何况是在宫里。”

玉娆低头绞着衣带不语，倒是玉姚沉静些，安静答了声“是”。